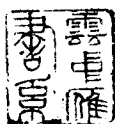




紅豆江湖

下





44.568
HD
12



紅豆江湖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第九次拜堡	(1)
第二章	雪地上的脚印	(2 5)
第三章	宝剑上的七星北斗	(4 6)
第四章	独眼鬼母	(7 2)
第五章	老要饭的故事	(9 7)
第六章	八节珊瑚杖	(123)
第七章	阿媛,你早!	(150)
第八章	屋瓦上的君子	(169)
第九章	春兰护剑	(194)
第十章	幽幽怨怨离别音	(219)

第十一章	万盏明灯朝天阙	(247)
第十二章	松枝写字传书	(272)
第十三章	相煎何太急	(298)
第十四章	莲花与瑜伽	(322)
第十五章	君山大论剑	(331)
第十六章	好美的一双金莲	(363)
第十七章	太湖三十六寨	(389)
第十八章	暗室中母子相认	(415)
第十九章	罌粟毒花的传说	(440)
第二十章	孩子与尿布	(465)
第二一章	锦布上的诗行	(490)
第二二章	巫山,神君饮恨之所	(516)
第二三章	八阵图中传异功	(541)

第二十四章	噩 耗	(565)
第二十五章	邪教火拼	(591)
第二十六章	紫竹庵	(617)
第二十七章	钗横鬓乱	(642)
第二十八章	红豆江湖	(668)

第十五章 君山大论剑

莫姥姥嗤道：“世上那有这种玄功？竟能续经接脉？竟能水淹不死？”

谷元亮截然道：“续经接脉并非难事，一个内功修为深厚的人，不但能运转穴道，更能冲穴疗伤。至于水淹不死，据谷某观察，高少侠身赋异秉，不知是否已经习得一种域外魔功，叫做“瑜伽神术”的功夫，假如是的，就算在水中再淹十天半月，也一样毫无损碍。”

莫姥姥和黄冉二人齐都一震，道：“什么？瑜伽神术？”

谷元亮道：“不错，瑜伽二字，出自梵文，意即苦修，一个得传心法的瑜伽门徒，可以在泥土中埋上数月之久，不饮不食，浑身如冰，却仍然能够复活过来。”

金沙双残一直瞪目咋舌倾听着，这时实在忍不住，欧阳天佑轻轻移步上前，一搭高翔手肘，迷惑地问：“老爷子是说他因练有瑜伽神术，并未死去？那么，他为什么许久不见清醒过来呢？”

谷元亮凝重地道：“这要看他昨日受伤的轻重了，假如伤势轻，一二日内自会清醒，假如伤势重，也许要昏睡十天八天。”

欧阳天佑长嘘一声，道：“才昏迷一天，已经引得满城风雨，真要昏上十天八天，唉——”

欧阳天佑却低声说道：“老爷子，天魔教会期就在明天，这件事，须得尽快才好。”

谷元亮闻言心头微微一动，沉思有顷，毅然道：“穷此一日之力，且试试能否使他早些清醒过来，不知此地另外可有隐密的静室没有？”

黄承师接口道：“此地庭园荒芜已久，房舍极多，都很幽静，谷兄要怎样的静室？”

谷元亮道：“最好厚墙无窗，便于扼守，室中阴潮，便于行功，此外尚须功力深厚之人，轮流护关，三个时辰之内，不能让任何人入室惊扰。”

黄承师想了想，笑道：“这个容易，后园中有座假山洞，十分幽密阴潮，正合使用，至于护关扼守，黄某等人自当勉力而为。”

莫姥姥听了，岔口道：“这儿不是很好吗？干吗又须另觅静室？”

谷元亮笑道：“姥姥尽管放心，谷某虽然带高少侠暂时离开这座小楼，实则并未离开园子，何况，劣孙阿媛，仍留在楼上，决不致拐人潜逃的。”

莫姥姥哼了一声，道：“谁希罕姓高的，只怕我菁儿醒来时见不到他，又跟老婆子吵闹了。”

黄承师道：“不妨，李姑娘和阿媛姑娘都负伤未醒，且让她们同在上调息，三个时辰转眼就过了，再兄留在这儿协助伤者，黄某和欧阳昆仲，同为谷兄护关去。”

谷元亮颌首道：“如此分派，最是恰当，不过，欧阳兄弟只须一人随我同往假山洞，留下一位，以免阿媛醒来，又生事故。”

他扬眉向莫姥姥一笑，又道：“谷某这孙女儿，也是自幼娇养，任性胡为，半点亏也不肯吃的。”

莫姥姥哼道：“她要敢不听话，老婆子的拐杖可不会宠她。”

谷元亮哈哈大笑，举步下楼。

黄承师在前引路，欧阳天佐抱紧着高翔随在后，三人穿越荒草乱石，不多久，来到一座假山下，果然凿有一洞，洞约七尺，洞口低矮，加以野草掩遮，十分隐秘。

欧阳天佐将高翔安置在洞里，正要返身退出，谷元亮忽然低声唤住，附耳说道：“好好守住那擎天神剑黄承师，三个时辰之内，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踏进山洞。”

欧阳天佐骇然一震，脱口道：“这——”

谷元亮沉声道：“不要多问原因，高少侠已遭毒手，命在顷刻，我必须全力施救，其他无暇兼顾，三个时辰以后，倘有变故，不必顾我，赶快到小楼协助阿媛脱身，明日午刻务必早到君山，接应阿媛爹娘……”

欧阳天佐机伶伶打个寒战，尚在迟疑，黄承师已在洞外叫道：“这地

方合用吗？天色已亮，最好能早些开始，午牌以后，丐帮要是来索人，恐怕就不得安静了。”

谷元亮轻轻一推欧阳天佐，低声道：“快去，千万注意，不可露出神色，引起他疑心。”

欧阳天佐无暇细问，匆匆应了一声，柱拐低头退出了山洞。

谷元亮待他离开后，长嘘一声，盘膝坐下，摸索着解开高翔衣襟，在他肋下侧面，适才被黄承师扶抱过的地方，赫然有一个紫红色浮肿掌印。

洞中阴暗如同黑夜，谷元亮又双目全瞎，但他手抚那红肿掌印，脸上神情一片黯然，竟如亲眼所睹一般，半晌，才喃喃叹息道：“鬼域横行，人心难测，黄承师呀黄承师，你以为做得天衣无缝，这一来，却露出狐狸尾巴了。”

他颤抖着取出药瓶，将瓶中仅余的三粒“金露丸”，一齐倒进高翔口中，双手一阵捏搓，缓缓提起一口气，两掌一分，一按“百汇”，一压“丹田”，竟将自己数十年苦修一点元精，化为一缕清气，分由两处穴道，渡进高翔体内……

半个时辰过去，谷元亮和高翔头上，都冒出一层浓密的蒸蒸汗气。

一个时辰过去，谷元亮面色苍白，汗如雨下，骤然间苍老了十年，而高翔却渐渐露出盎然生机，肋后掌印红肿消退，身子也开始极轻微的蠕动……

又过了半个时辰，谷元亮似乎力绝气尽，两只手掌，都在不停地颤抖。

但是他毫无中途顿止的意思，兀自咬牙苦撑，拼力将体内仅余的一点真气，源源循双掌逼出……

随着时间的消逝，满天骄阳，照耀着荒园每一个角落，乱石林梢，一片灿烂。

欧阳天佐拄丁字拐，宛如木雕泥塑般挺立在洞口，一双眼神，却眨也不眨凝住在黄承师身上。

时刻在等待中过得特别慢，荒园里除了啾啾虫鸣，几乎不闻人声，自从天亮以后，小楼上灯火熄灭，楼中莫姥姥等人，也没有丝毫动静，可

想而知，李菁和阿媛还没有醒转。

擎天神剑黄承师一直不安地在洞前踱步，去而复回，往来不停，时而仰望天色，时而又抚摸剑柄，显得心绪极度不安。

当他低头徘徊的时候，欧阳天佐仅是炯炯注视着他，但当他每一驻足或探手抚摸剑柄，欧阳天佐总是心弦震动，提气蓄势，鼻尖也微离地面，慎防他会突然以难。

看看时已近午，黄承师突然笑道：“谷老爷子开始行功，已有两个时辰，怎么竟不闻一点气息？”

欧阳天佐冷冷道：“不知道。”

黄承师微微一怔，又道：“他不是说高少侠内伤早已痊愈了吗？使他清醒，怎会须要许多时间？”

欧阳天佐冷漠如故，又答了三个字：“不知道。”

黄承师目中一亮，沉吟片刻，哑然失笑，道：“昨宵一夜未眠，总是担心高少侠伤势。如今天幸他们已经无恙了，咱们何不轮流守护，彼此都可以略作调息？”

欧阳天佐摇摇头道：“在下不累，你要休息，尽管请便。”

黄承师点点头，笑道：“既然如此，黄某先行告便，守护之事，欧阳兄多费些神，等一会我再来换你。”

说着，独自举步离开洞口，向园中扬长而去。

欧阳天佐见他远去，暗暗松了一口气，侧耳倾听，洞中似有急促而低沉的呼吸声，他回想谷元亮刚才交待的言语，心中既喜又惊，暗忖道：“转眼就是三个时辰了，但愿谷老爷子早些行功圆满，别生事故，那姓黄的貌似忠厚，不像坏人，老爷子嘱我特别留意他，究竟是为了什么？”

“若说他怕他扰乱行功，两个多时辰他并无异状，若说他怕他伤了高翔，昨日高翔落在他们手中整整过了一天，要下手早该下了，为什么非等到现在呢？”

欧阳天佐正在沉思不解，蓦听得身后草丛“沙”地一声响。

他闻声大惊，丁字拐就地一旋，霍然转身喝道：“什么人？”

谁知喝声方自出口，脑后忽感冷风迫体，两柄长剑，已闪电般到了肩头。

欧阳天佐成名多年，在黑道中也算得一流高手，但此时变生肘腋，连想也来不及想，独腿一迈，抛肩、转身、手中丁字拐“泼风盘打”，向后疾扫了出去。

“叮”一声脆响，其中一柄长剑，被他拐头震开，另一柄却略低了些许，剑尖直刺入左肩足有四寸深浅。

欧阳天佐只痛得闷哼了一声，真力一泄，丁字拐险些脱手坠地。

他左足残废，全靠左手柱拐稳定身子，现在肩背又受了剑伤，功力顿时减弱了大半。

但他想到洞中的谷元亮和高翔，这时恐怕正当疗伤紧要关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冲进山洞，此念一生，猛然一声怒吼，左拐右掌，一齐奋力挥出。

拐掌之力交替而过，两柄长剑微微一顿。

就在这一瞬间，欧阳天佐已转过身来，扫目一瞥，却见是两个面目陌生的青袍老人。

那两个青袍老人身材一般高大，相貌威猛，其中一个紫色面孔，另一个面色淡金，神情一派木然。

欧阳天佐强忍痛楚，沉声喝道：“二位是谁？为什么一言不发，便下毒手？”

那紫色面孔的冷冷一笑，道：“死在眼前，还问什么姓名来历，看剑！”

另一个面泛淡金的仿佛心意相通，喝声出口，长剑一摆，已贴地扫将过来。

欧阳天佐拐头一沉，一式“金针定海”，身形刚飘起，才闪开下三路，紫色面孔的嘿然冷哼，长剑又搂头劈到。

两个青袍老人无论功力火候，显然都在欧阳天佐之上，双剑合璧，上下交飞，攻势凌厉难挡，未及数招，欧阳天佐持拐的左肘，又被砍中了一剑。

一阵彻骨剧痛，“当”丁字拐已经脱手落地。

两名青袍老人同时欺身上步，紫色面孔的探手拾起丁字拐，面泛淡金的长剑一挥。竟斩断了欧阳天佐唯一的一只脚。

欧阳天佐惨呼一声，双掌猛按面，就像一只断尾壁虎，贴地滚到山洞洞口，一只手迅捷无比地点闭了腿部血脉，另一只手却探囊扣了一把“淬毒鹤翎”。

他这种“淬毒鹤翎”乃是以剧毒鹤顶红浸淫在细如米粒的碎翎之上制成，份量极轻，必须藉内力发出，正因为份重量轻，一手可发百余枚，故而十分霸道。

欧阳天佐独腿被斩，自忖必死，但他却放心不下洞里的谷元亮和高翔，那两名青袍老人功力深厚，暗器未必能够伤得了人家，可是事至如今，除了拼住最后一口气，尽量延缓他们入洞的时间，他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他咬牙闭气，强自支撑着一点残余的生机，淬毒鹤翎虽在手中，却隐而未发。

那两名青袍老人一步一步向洞口逼近来，欧阳天佐以肘代腿，缓缓向洞中爬退，怨毒的目光，直如利刃般要戳透两人的心胸。

残腿上鲜血淅沥。在假山入口拖了一道长长的血痕，创口剑伤外翻，露出一截白森森的断骨。血，肉，断骨，沾满了泥沙……

青袍老人逼近洞口，双双伫足，紫色面孔的一个高高举起那支丁字拐，阴声道：“天意如此，你也怨不得咱们心狠手辣了。”

话声落时，丁字拐倏忽下沉，疾然向欧阳天佐胸前插去。

欧阳天佐怒目暴睁，一声虎吼，满掌“淬毒鹤翎”也已出手……

寂静的荒园中，响起两声凄厉的惨呼——

拐尖疾若殒星，笔直插进了欧阳天佐的心窝。

同时，那百余粒“淬毒鹤翎”，也有一半射中了青袍老人紫色面庞。

欧阳天佐呼吸一滞，浑身猛烈颤抖了一下，扬起无力的眼神，望望黝黑山洞，嘴唇牵动，却发不出一丝声音。

他仿佛在说：“谷老爷子……我……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只好先走一步了……”

可怜他满腔忠义，这最后一点心声，竟无法吐露出来，手握拐柄，终于无力地合上眼皮，一缕义魂随风而散。

那紫面青袍老人一时大意，中伤之后，掩面踉跄后退了四五百步，只

觉面上似有千百只虫蚁在啃咬，忍不住哼出声来。

另一个面泛淡金的老人，急忙挽剑舞起一蓬剑花护身，沉声问道：“师兄，怎么样了？”

那紫面老人移开双手，面泛淡金的老人“嘎”地一声骇呼，惊得连退几步，原来那一张紫酱色脸上，此时布满了蜂巢般肉孔，一丝丝乌血，顺腮而下，只这顷刻之间，脸肉已烂去大半，面目狰狞，惨不忍睹。

紫面老人兀自不知自己变成什么模样，颤声问道：“师弟，你看我脸上伤得可重？我只觉痒麻难耐，莫非那厮暗器中渗了毒药？”

面泛淡金的老人定了定神，一低头，热泪纷落，突然挥剑扑到欧阳天佐尸体边，一顿狂劈乱砍，将欧阳天佐剁了个稀烂。

紫面老人颤声叫道：“师弟，搜……搜他，有没有……解药……”

那淡金面色老人急忙低头在残尸中翻寻，半晌之后，才找到一小瓶药丸，另一只满蓄药液的瓷瓶，却已被他长剑砸烂。

他也顾不得查看药丸是否解药，匆匆打开瓶塞，一半喂给紫面老人吞服，另一半捏成粉末，替他涂在脸上伤处。

那紫面老人哼了片刻，痒麻渐止，不禁长叹一道：“师弟，咱们阴阳双剑，也算武林中颇有名声的人物，似此终日受人指使，生不如死，何时才能了结……”

面泛淡金的老人望望师兄那张血肉模糊的鬼脸，强忍住泪水，摇摇头，呢喃道：“事已至此，师兄还提这些话何用。”

洞侧草丛中忽然一声冷笑，缓步踱出一个面罩黑纱的蒙面人来，接口道：“西门兄说得不错，事已至此，难道二位敢怀着反叛之意吗？”

两名青袍老人闻声一震，慌忙垂下头去。

那人移步走到洞口，俯视欧阳天佐尸体，耸肩而笑，说道：“很好，很好，金沙双残是同胞兄弟，黑道中人睚眦必报，二位阴阳双剑的名声虽然响亮，结此死仇，今后也将不胜其扰了。”

话声微顿，冷冷又道：“二位如果有心放弃教中职位，自愿与天下黑白两道为敌，本座倒可以帮稟教主，提前成全二位的心愿。”

阴阳双剑心弦同感一震，阴剑东方子瑜鬼脸牵动，抢着道：“在下师兄不敢有此异心。”

那人连头也没抬，冷冷问：“这话出自内心？”

东方子瑜脱口道：“绝无虚假。”

那人嘿嘿一笑，缓缓扬起脸来，面纱拂动，一双精目冷冷向东方子瑜脸上伤痕扫了一瞥，从怀中取出两面银制小牌，托在掌心，道：“既然如此，本座以天字堂主身份，先颁号牌，等到君山会后，再行论功行赏，午刻已过，丐帮中人转眼将到，你们先走吧！”

东方子瑜双手接过银牌，低头一看，只见牌上镂着两行小字，却是“天字第九号”和“天字第十号”。

黄承师心头一阵狂跳，握剑的手心，情不由己溢出丝丝冷汗，沉声又叫道：“谷兄！”

连叫两声，谷元亮默然不答，恍如未闻。

黄承师足尖轻点，飘身上前，人到近处，才陡然发觉冷面阎罗谷元亮面色苍白如死，肌肤枯瘪，形同一具干尸，赫然已经气绝了。

谅他黄承师心胆再壮，也不禁寒意顿生，脑中意念飞驰，怔了一怔，一横心，猛然探手撤剑——

长剑出鞘，呛地一声龙吟，哪知就在这时候，地上的高翔忽然身躯蠕动，似要醒转了……

黄承师目射凶光，力贯剑身刚把剑举起来，洞外突然响起一声脆生生的呼叫：“爷爷，爷爷——”

闻声知人，不用问，定是阿媛了。

只听欧阳天佑的声音正在劝阻她道：“谷老爷子这时正替高少侠疗伤，你这样大呼小叫，会扰乱了他老人家心神……”

阿媛横蛮地嗔道：“我不管，我要去看看，到底翔哥哥好了没有，爷爷！爷爷！”

那声音竟直奔向假山而来。

黄承师心头骇然一震，匆忙还剑入鞘，身子一转，抢先冲出了洞口，果见阿媛在前，欧阳天佑在后，正向山洞奔来。

他心一动，一耸身反迎了上去，气极败坏叫道：“欧阳兄、杨姑娘来得正好，快帮忙追赶凶手，这儿出事了。”

欧阳天佑和阿媛同感一震，双双伫足，问道：“出了什么事？”

黄承师遥向后园围墙一指，急促地道：“刚才有两名天火教徒，偷袭假山石洞，欧阳大侠已遭毒手，刚才两个贼党听得杨姑娘的声音，才越墙逃走，黄某因要护守洞口，无法分身，二位请快些追下去。”

欧阳天佑听了这话，面色大变，沉声喝道：“我大哥怎样了？”

黄承师故作肃容，顿足道：“唉！只怪黄某维护不周，他，他已经……”

欧阳天佑未待他说完，把头一顿，抢到洞口，一见之下，猛然一声厉叫。

阿媛也紧跟着奔到洞前，失声惊呼道：“这是谁干的？”

欧阳天佑目中落泪，一探手，将欧阳天佐尸体上那支丁字拐拔了出来，厉声喝道：“是谁？谁干的？谁杀了我大哥——”

黄承师垂头道：“那两人用黑纱覆面，认不准确，但武功俱都不弱——”

欧阳天佑虎吼一声，双拐猛提，早已旋风般向墙头掠去。

阿媛惶然道：“我爷爷呢？翔哥哥呢？他们怎么样了？”

黄承师道：“谷老爷子和高少侠还在里面，老夫拚命挡住洞口，未让贼匪冲进洞去。”

阿媛急道：“我要进去看看。”

黄承师连忙拦住，道：“谷老爷子吩咐，三个时辰未满，任何人都不能入洞惊扰，姑娘最好等候一会儿。”

阿媛道：“不行，我只进去看看，决不惊扰他们就是……”

正说着，欧阳天佑又如疯狂般越墙奔了回来，一把抓住黄承师的手臂，泪水滚滚，凄厉地叫道：“黄老当家，快告诉我，那两人长什么模样？”

黄承师叹道：“仓促之间，他们又面罩黑纱，不能看得很真确，但是——”

阿媛接口道：“面目看不见，总可以分辨他们身上衣着，所用兵刃？或者武功路数？”

黄承师点点头道：“那两人年纪都在五旬以上，身材一般高大，都穿着青色衣袍，若论武功，不在黄某之下……”

阿媛脱口道：“他们是不是都用长剑？一个剑挂在左肩，另一个却

背在右肩上？”

黄承师道：“正是。”

阿媛目光一亮，回头对欧阳天佑道：“我知道了，一定是阴阳双剑。”

欧阳天佑切齿作声：“好！阴阳双剑，我不把你们碎尸万段，誓不为人。”

手足情深，他双拐向地上一插，扑跪在欧阳天佐尸体边，泪水滚滚直落，喃喃道：“大哥，大哥，你慢慢地走，等兄弟替你报了仇，从此江湖中再没有金沙双残这份名号了，大哥——”

阿媛听得鼻酸，不期然也陪着流了许多泪。

黄承师却劝慰他道：“人死不能复生，还须节哀应变才好，觅凶复仇之事，黄某人责无旁贷，总要相助一臂之力。”

三人唏嘘半晌，莫姥姥和乾坤手冉亦斌领着李菁，也匆匆循声而至。

李菁负伤甚重，虽经敷药调息，脸色仍然苍白得可怕，闪着一双大眼睛，惊愕地望着欧阳天佐的尸体，显得不胜虚怯。

莫姥姥问了经过，却不禁勃然大怒，切齿骂道：“阴阳双剑人面兽心，竟敢在李家荒园出手伤人，我老婆子倒要估量估量他们有多大能力！”

黄承师喟叹道：“这正是知面不知心，济南阴阳双剑，平时仗义疏财，侠名远播，居然做出这般狂悖狠毒之事，黄某人实在料想不到。”

李菁依在师父身边，忽然怯生生问道：“他们乘隙下手，偏偏又选中假山洞，难道仅为了伤害欧阳伯伯么？”

莫姥姥猛然一震，吼道：“对呀！快进去看看，高少侠和谷老头子怎么样了？”

阿媛不待她说完，娇躯一闪，当先钻进了石洞……”

莫姥姥等人正待跟人，却听得远处传来轰然一声巨响。

黄承师神色一动，沉声道：“姥姥，午时已过，一定是丐帮穷化了来要人了，咱们这儿正乱，该怎么办呢？”

莫姥姥怒目道：“怎么办？水来土淹，兵来将挡，怕什么？”

一句未了，石洞中猛然响起阿媛的尖叫惊呼之声。

“爷爷……爷爷……”

欧阳天佑心弦颤动，一挺身跃起，鬼魅般冲进洞去。

片刻之后，洞中又传来欧阳天佑惨厉地笑声，接着，阿媛披头散发，满面泪水从洞中冲了出来，戟指着莫姥姥，嘶声骂道：“诡计！卑鄙的诡计！什么化敌为友？什么觅处疗伤？这全是骗人的鬼话，你害死了欧阳大伯，又害死了我爷爷，老贼婆，你好毒辣的手段……”

莫姥姥直被她骂得如坠五里雾中，茫然不知何故？黄承师脸色一沉，叱道：“姥姥一片真诚，你怎敢如此胡说？”

阿媛凄声大哭，回手一指，道：“好一个一片真诚，你看！”

洞口幽幽走出一人，满面迷惘，竟是高翔。

只见他手上横抱着一具尸体，一头白发披散下垂，肌肤枯干苍白，却是谷元亮。

莫姥姥骇然一震，不由自主向后倒退了一大步。那李菁却凤目一亮，闪现出一抹既惊又喜的异样光辉。

欧阳天佑拄拐走在最后，一脸怨毒愤愤之色，俯身扶起欧阳天佑的尸体，冷冷道：“血仇血了，常闻人夸誉白道人物如何坦荡胸怀，如何义薄云天，今日一见，嘿嘿！也不过是如此。”

头一扬，又道：“阿媛姑娘，不必难过，一命抵一命，等见到令尊令堂之后，少不得三刀六眼，替老爷子报仇雪恨，咱们走吧！”

说罢，拄拐如飞，腾身上了后园围墙。

高翔目光如冷电，缓缓在众人身上扫了一遍，最后凝注李菁喟然叹道：“前次懋功之事，在下出于无心，姑娘和令师既然已至青城寻仇，掌下泄愤，应该已经满足，再说，纵然对在下不谅，敢不该遣怒于谷老前辈和欧阳大侠，唉！姑娘如此做法，委实也太过份了。”

李菁脸登时泛起一阵娇红，讶道：“我……我……”

莫姥姥喝道：“姓高的，你不要狗咬吕洞宾，咱们要杀你，也不屑使用哪些手段。”

阿媛柳眉倒竖，接道：“好！话出如风，咱们走着瞧。”伸手一拉高翔，双双纵身而起，一转眼，便和欧阳天佑一齐消失在围墙外边。

三人去了一会，李菁才哇地哭出声来，抱住莫姥姥哭问道：“师父，

真的是您老人家杀了他们吗？”

莫姥姥叱道：“胡说！别人冤枉师父，连你也冤枉师父了？”

李菁嚶嚶泣道：“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为什么……”

莫姥姥天性不善辩解，听了这话，顿时火高数丈，怒目道：“我怎知他们为什么这样胡说？你问我，我去问谁？”

正说着，忽听一声朗笑，一个苍劲的口音接道：“我说姥姥怎会失约？原来竟在这儿，刘铁辉这厢有礼了。”

莫姥姥住口扬目，见一行六七人，并肩挺立在十丈以外。

为首一人百绽破衣，手持竹杖，胸前七个法结，正是丐帮帮主独臂穷神刘铁辉。

在他身侧，紧随着穷家二圣和几个帮中高手，此外，还有一个锦衣华服，腰佩长剑的英俊少年，莫姥姥师徒虽然不识，黄承师和冉亦斌都认得是金家庄少庄主史雄飞。

史雄飞望见黄冉二人，面含微笑，摇摇一拱手，道：“幸会！想不到会在这荒园中又见到二位老前辈。”

黄承师和冉亦斌尴尬地笑着还了一礼，尚未开口，莫姥姥已经寒着脸问道：“姓刘的，你率众闯园，震毁李家园门，是什么意思？”

刘铁辉不禁一怔，道：“姥姥难道忘了？敝帮二位护法，曾与姥姥有十日之约，刘某是为了高少侠来的呀？”

莫姥姥正值火气旺盛，脸上毫无一丝笑容，一顿钢拐，冷冷道：“什么十日之约，姓高的刚走，老婆子没有工夫跟你们噜嗦，你们请吧！”

穷家二圣遽闻此言，顿时大怒……

穷家二圣见莫姥姥面色不善，居然一口否认三日前亲口约定，顿时怒从心起。

苦行丐吕无垢提杖而出，厉声道：“姥姥怎么说？”

莫姥姥仍然冷冷地道：“我说高翔死不了，刚才已经离开此地，你们要找他只管去找，别跟老婆子噜嗦。”

吕无垢怒眉连扬，嘿嘿笑道：“姥姥说得好轻松，江湖中人一诺千金，姥姥这般身份，说的话难道是放屁不成？”